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泰耶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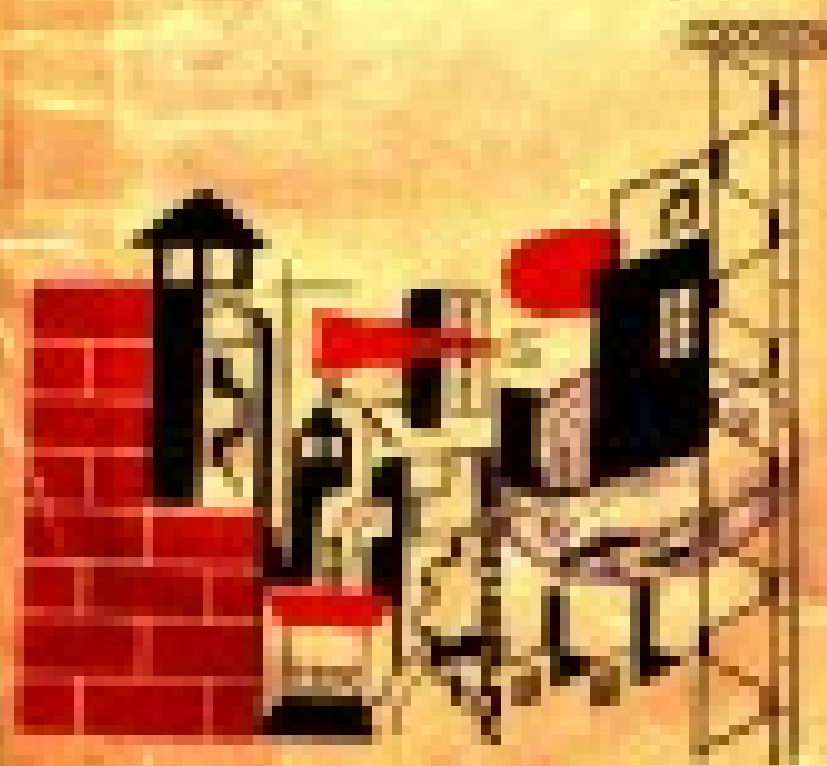
小 瑩 譯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爾·馬克思

小 說 體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泰耶夫著

小 瑩 譯

上海南強書局版

1931

序 言

在譯完卡泰耶夫(Valentine Kataev)底‘盜用公款的人們’之後，很想寫一點批評與介紹，但終於因為別的事情的緣故，到此刻還沒有寫過一個字。現在書已快要印出來了，所以祇能簡略地如下說一說。

作者於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地賽(Odessa)地方，家屬是個一教士的家庭。一九一六年他上前線去當過義勇兵，曾經兩次受傷和中毒氣。在烏克蘭的內戰期內，他曾幾次被紅軍和白軍所捕，在牢獄裏度過好幾個月的囚人生活。他九歲就開始寫他

底韻文，而於一九一四年逢到了布寧（Bunin），因此很受他底影響。他是新俄的一個同路人的作家，‘盜用公款的人們’就是他底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

作者是 Gogol 之後的唯一諷刺作家，本書也有着 Gogol 底名著‘死靈’的濃厚的氣息的。作者以含淚微笑的文筆，以莊諧雜出的風格，寫成了這本描寫革命後的小市民們的喜劇。我初讀時笑到了心痛，但同時也感到了新俄羅斯底曙光。因為在革命的過程中自然免不了有滑稽的事實底出現，而本書記載了那一時期的舊的小市民們底故事；而在本書結束的地方，則作者明白地宣告了舊的小市民們底死亡。作者是同情新社會的，所以書中始終諷刺那正在沒落着的小市民們。

可惜譯者不能夠把這些諷刺的口吻維妙維肖地傳出來，而本書又是從英譯本轉譯的，更難將原文底又莊又諧的文筆，完全保存在我的譯文裏。

最後，我想說一句，本書譯時非常倉促，隨譯

隨印，譯完後不及仔細地重校一遍，恐不免有錯誤的地方。

譯 者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於上海。

—

正當莫斯科電報局的屋頂上的圓鐘底分針指着上午十點鐘少十分的時候，一個中年的市民從“A”房子裏出來了。他穿着一雙厚底鞋，一件有羔羊皮領的沉重的外套，一頂平頂的羔羊皮帽，帽上有耳撲伸在前面。張開了懸着珍珠般的纓縫的他底雨傘，他艱步地踏着軟泥橫過了嘈雜的街道，在一個紙烟商底舖子前面停住脚步，這紙烟商是在電報局的樓梯上安置了他的舖子。這商人，是一個老頭子，他戴着一頂藍帽（在帽上，飾着一個銀鑄的字“Kioske”），而且在他底蘇格蘭呢服的頂上，鑲

着一簇灰白色的頭髮，當他看到這市民的時候，將他底手兒伸到濕漉漉的蓬帳下，遞給他一包“Era”紙烟。

“這些紙烟不是濕的吧？”市民問，用他那頗長的鼻子聞着這不乾淨的空氣，混着都市的雨底香味和街燈底煤氣底氣息。

“不要怕，這是從底裏拿出來的。天氣真不成！”

接受了他底這個解釋之後，市民遞過去二十二個哥貝克，嘆息了一聲，於是將紙烟的紅包放進他的褲袋裏去，說：

“天氣真不成！”

接着他拿外套圍裹住自己，繼續地走過了郵政局，走到‘肉市’，上他辦事的地方去。

真的，這已經不再叫‘肉市’，而叫做‘五月的第一街’了。但是誰——在這十一月十五左右的時節，在這陰鬱的早晨的鐘頭裏，當霏霏的莫斯科的雨單調地又不停止地落到行人的身上來的時候，

當非常長的樹幹裝在一部手車裏轆轤地轆轤着過去，你不知道這是運到那裏去的，而每逢街道的轉角，樹枝底銳利的末梢就想來抓住你底面孔的時候，當你垂着頭兒跑着，突然地撞到一根直立在鋪路中間的電桿木的時候，當搖擺着的馬具撞在你的肩上，而奔馳過的車輛向你送過一陣污泥來，濺滿了你底已經污穢的外套的尾端的時候，當同伴們底閃亮的名牌底怕人的金字晃得你眼花的時候，當磨石，鋸子和割草機好像什麼時候都預備衝破那將它們放在後面陳列着的窗玻璃板，而將你切成碎片的時候，當那從破烟筒裏跑出來的煤氣四散地噴散着的時候，當青色的燈終天燃點在辦公的工人們底檯子上的時候——誰能夠用這一類的新名目來稱呼這街道呢？

不，這條街是，而且也將，依舊叫做‘肉市’的。在有這條街的時候，最初就這樣叫着的，所以不管怎樣說明，沒有別的名目可以依附在它身上的。

這市民轉向一條邊街裏去，而且走進了角落

裏的第一家房子的門裏。他在這裏搖搖而且收攏了他底雨傘，一面他在金屬的光亮的蓆上頓着他底厚底鞋，一面懷着憎惡的心情念着俱樂部底去年的通告，用藍的顏色塗在一條長長的牆紙上面。接着他閒情地走上了污穢的大理石的樓梯，走到三層樓上，踱進了左邊的一扇開着的房門，沿着一條頗昏黯的迴廊走着，一直到他走到了辦公室，他先向右轉，然後再向左轉，他一面走着，一面偷窺着一間臥室，有一個女工和一個信差在那裏喝他們底茶，而且談論着世界的潮流，最後他走到了他底事務室，一間大房間底門口，那鑲着玻璃板的窗門從天花板伸到地板上面，那一口木頭的櫃櫥由這一端長達到那一端，而且有一對對的桌子佈置在這室內。

這市民打開了事務室底擺動的房門，他一面走着，一面監視那管貨單的事務員，一個穿着綢緞的藍短衫，打扮得有如一個驃騎兵似的姑娘，她這時候正忙着查照支票，他底鬍髭擦過了拿在一個

蓋髮的青年的手裏的一束定貨信，將痰吐在痰盂裏，然後走到那位在角落裏的臥室裏去。用玻璃將這臥室隔開，在門上貼着一個打字機打的條子：

機要會計：

P. S. 潑洛霍洛夫

接着，他一隻手兒靠在牆上，顯然他是用力緩緩地脫去他底厚底鞋，解開了他底毛織的搭膊帶。同時信差走進室內，將一杯茶放在那覆在機要會計底寫字檯上的紅桌布上。

信差顯着很想說話的神氣。

“你喜歡看一看新聞紙嗎？”他說，一面將機要會計底外套掛在一個釘上。

“新聞紙？”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隻豬肝色的眼睛很有意思的閃映着，他在桌旁坐下來，從他底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用他底手絹拭拭他那長而青色

的鬍鬚——這是生在他底精光的下頰，有如披在馬背上似的，有一個纓縫掛到他底下脣。他底這動作，是表明他並不是不願意談談。

“新聞紙裏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尼克泰？”他說。

尼克泰拿雨傘去放在一個角落裏，倚在門邊上，說：

“非常有趣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你不要躁急。”

機要會計從包裹取出一支長紙烟，他拿烟嘴子在桌上敲擊了幾回，燃上了紙烟，換到他的木圈椅裏去坐下，於是又閃映着他底另一隻豬肝色的眼睛。

“打個譬喻看？”

“譬喻說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它是包含關於 Soviet 的權威者們底行動底某種非常有趣的批評。”

“唉，尼克泰，”機要會計說，他顯然起了優越

和憐憫的感情。“我真不懂，從前他們教你讀和寫做什麼的。假使你不能夠領會你所讀的，那末你是一種怎樣的新聞紙的讀者呢？”

“不，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能夠完全懂得的，假使一個人不能夠領會的，那末他還要讀什麼呢？有時，能夠在新聞紙上發現非常有趣的批評的。”

“能夠發現那一種批評呢？”

尼克泰換了一個脚步，於是羞怯怯地說：

“如像關於捲逃(desertion)的一種批評。”

“捲逃嗎？你一定喝醉了酒吧。怎樣的捲逃呢？”

“我們知道怎樣的捲逃的，”信差說，嘆息了一聲；“他們一個又一個跑走了，你們這些人。”

“是誰跑走了呢？”

“盜用公款的人們，他們跑走了。這是很明白的。他們帶了公家的錢坐進一部馬車裏去，於是他們走了——沒有一個知道他們上那裏去的！譬如

說，今天我就讀到這樣一個報告，說明單是莫斯科一個地方，在十月裏，從各種機關裏捲了公款逃走的，不下一千五百人呢。”

“是的……”機要會計說，望着這冒煙的楊莓葉的紙烟，將烟汽吸入他的鼻管裏去，“……唔是的。”

“你能夠告訴我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假使每一個人都像那樣的捲逃到各地方去了，那末將來要怎樣的結果呢？這將是一種非常愚蠢的服務吧。譬如說，拿我們自己的街道來做例吧。到底我們的街上有多少機關可不能夠十分肯定，但是單拿這幢角落裏的房子來說，除外我們自己的，還有五個機關。在第一層樓，有二個機關，Uralquartz的重要辦公室和 Universal Radio Providers，在第二層樓……”

“你爲什麼向我說起這一切來呀？”

“聽我說，”尼克泰說，用他底手指迅速地做着小記號。“二層樓是全部被 Electro Machinery 佔

據着，所以有了三個機關了；在三層樓上，有我們自己的機關和 Trostreste，所以有五個機關了，在四層樓上，有 Promkusta，所以有六個機關呢。”

“尼克泰！”機要會計尖聲地說。

“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看一看 Nralquartz, Universal Radio Providers, Electro Uachinery 和 Trostreste 吧。它們在前星期都失去了金錢，”尼克泰氣喘喘的，在他的匆忙的敘述之後透不過氣來，“至於 Promkusta，唔，他們到天亮才拿完東西。最後的一部貨車到上午七點鐘才趕走的。”

“尼克泰！你在說什麼話呀？什麼？——一部貨車？”

“啊，那是很容易懂得的吧？你不能夠用一部馬車從四層樓裝一萬八千銅幣到火車站去的呢。”

“到底誰手頭有這許多銅幣呢？”機要會計驚訝地問，“尼克泰，你在杜撰着這事情；走開吧。”

“我沒有杜撰這事情。這局裏的主席吩咐過，

理由是，公款是必須留心保管的。他一定以為會計員和（愿諒我）會計，假使沒有預先關照過，永不能夠將袋兒拖下樓梯去的。但事實上，可並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天色黎明的晨光，我突然聽到樓上有一種聲在那裏響。我趕緊戴上帽子，跑到梯頂上去。我看見他們拖着一隻袋兒，但這並沒有引起我底疑惑。這或許是別的什麼事情吧。或許他們拿什麼手工業的東西上市場去，或者簡直是裝着番薯吧了。我立了一忽兒，接着就離開那樓梯了。唉，我的天呀！——在那裏，在門路的近旁，貨車已經拖到了那裏——於是上火車站去了！爲了這原因，今天職員沒有付錢；已經沒有錢可以付了。在這整個角落的房子裏，祇有我們還有點錢剩在這裏……”

“你不能够說出真理來的，尼克泰。出去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憤怒地說。“我沒有時間和你閒談。這杯茶已經冷了，另外替我拿一杯來吧。”

“記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尼克泰鎮靜地說；“這個星期是他們付我們薪水的星期，我們

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有錢剩下。我們底薪水是列在最低級裏，當然從前個月付錢那一天到現在不會再剩一個辨士的……”

“出去，尼克泰，”機要會計用一種嚴肅的口氣打斷他的話。“你底空話妨礙我底工作的。請走出去吧！”

尼克泰在他所立的地方拖着，但機要會計的面色並沒有和緩下來。

“假使每一個人都不見了，那末怎麼辦呢？”尼克泰喃喃地說，歪斜地離開了寢室；“不付錢，這將是一種非常惡毒的服務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重新整了整他底夾鼻眼鏡，澎的一聲打開了他面前的厚厚的總賬簿，拿起一個預備好的算數表，開始他底日常工作了。被他的工作弄得暖熱起來，他不斷地移着夾鼻眼鏡，而且，顯着一種高貴的神氣，透過了那玻璃板的牆壁，觀察着外面的辦公室。他着來好像真是一個有經驗的官長，渾身都是勇敢與真實，他從上頭指揮